



夏日南濠

◎袁德君

## 让每寸带血的土地释放应有价值

◎陈二适

波光在叶脉上写下潋潋的誓言  
露珠是昨夜未读完的信笺

风踮着脚尖走过大地时  
整片池塘都开始轻轻摇晃

相似的午后相似的地方  
把蝉鸣编成金色的手环  
那些阳光里游动的锦鲤

多像遗落的纽扣缀在时光的绿绸衫上  
与阳光相映成趣

柳丝垂成门帘,我数着水面  
跳跃而落的圆纹  
如同数着年历的折痕

那一个俏皮涟漪,突然绽开时  
恍惚听见你笑着的声音

看啊,荷花在练习倒立  
暮色给荷叶镶上银边  
莲蓬低垂如未写完的逗号

我收集所有坠落的芬芳  
在掌心拼成星图的形状  
当月光开始纺织雾的纱帐时  
整个夏天就轻轻轻轻浮在一朵将醒未醒的荷香里  
似笑非笑,一枕清梦如此酣畅

## 星光下的笔与钢枪

◎明思践悟

八一建军节到来,手机里叮叮咚咚的祝福声此起彼伏。那些最炽热的问候,来自我担任干部科科长时的几位老部下。简短的文字里藏着岁月的温度,也翻开了我记忆的扉页——那是一段属于青春、热血与责任的军旅时光。

1987年7月,操场热浪蒸腾,部队在苦练“三伏”。我与营长现场讨论:营党委被集团军评为先进集体后,如何实现新发展,营部通信员的足音踏碎蝉鸣,报告教导员:“主任紧急召见!”

政治部主任的办公室简洁而庄重。几句简短的问询后,命令如惊雷落地:“旅党委决定,由你任干部科科长。”

走出门时,我的肩头沉甸甸的——干部科是旅党委的“干部管家”、全旅“干部之家”,责任重于泰山。

那时的干部科是一群年轻人的战场。首次科务会,我就带他们立规矩:“奋发进取”四字凿进白墙,“三严五带头”是铁的纪律,“认真、严谨、细致、高效”是不变的信条。

晨操队列训练时,我们永远是机关楼前最笔直的一列:内务检查评比,流动红旗成了“常驻客”;深夜办公室经常灯火通明,旅首长多次催促下班;自行车碾过星霜,实现干部及家属的期盼;在报表的海洋里执拗地升起文字的帆:“所有干部工作的文字材料,自力更生!”

第一次全旅干部讲评材料

起草任务下来,科务会上办公室静得能听见钢笔汗湿稿纸的喘息。我抓过空白稿纸:“今夜,我打头阵!”

二十四小时的疾书后,初稿铺满长桌。众人俯身如战地参谋推演沙盘:“此处分项不明”“此处事例需具名”……当政委嘴角弯成嘉许的弧度,我们知道——这支笔已刺破事务主义的茧房。

文字的火种就此蔓延,渐成燎原之势:董干事由医院卫生助理调入,文字虽是“短腿”,但他一边啃着计生条例,一边研究文字,笔下绽出《多管齐下做好计生工作》等经验之花,始终使旅计生锦旗高悬集团军榜。他蜕变的背后,是文字材料多次被我打回重写到深夜。

文化教员小陈钻研干部苗子文化辅导,战士报考军校录取率、录取人数在师旅单位名列前茅,他将经验化作《前进报》铅字,墨香引他踏上军区政治部秘书、处长的阶梯。

最让人难忘的是朱干事,为了一篇干部教育整顿旅首长的讲话稿,国庆三天假期闭门三天,如困兽般在书房踱步,写废的稿纸堆了半尺高。他妻子哭笑不得:“这人魔怔了,深更半夜还蹲在阳台上抽烟、吟句子。”第三日凌晨完稿时,他眼底的血丝是文字战士的勋章。

后来,他们有的成了军区的笔杆子,有的当上了师旅主官,还有的成为军区主要领导的秘

书,当年那些绞尽脑汁的夜晚,终究化作了肩头的星辉。

部队驻城市近郊,干部就地结婚成家多。当“家门口干部”管理成棘手的雷区,我们递上“组合拳方案”:连班子配备时,避免两个主官家都在附近;加强教育引导,连排干部必须与兵实行“五同”;干部科夜间不定期检查,掌握实情:政治部定期通报,好的表扬、差的批评。

更锋利的刃,劈向人事制度的改革——民主推荐:将符合提拔或转业条件的干部名单打印成册,向全旅干部公示,民主推荐表上的钩钩如民意弹道,为旅党委决策校准瞄准镜。此役震动上级,形成经验材料,在上级会议上介绍,王、屈二干事因此踏上更高阶的指挥台。

四十年弹指,梦里常回响:熄灯号后沙沙的书写声,是星斗为钢笔记功;风雪夜查干部在岗的足迹,被月光拓印成忠诚的篆刻;科务会上争辩的火花,仍在记忆的隧道里噼啪作响;为干部家属就业、子女上学奔波的身影,早已凝固成旧照片的风景……而每当八一军歌响起,我总会想起那群年轻人。而今,六位干事都担过重任,或镇守雄关,或著述兵要。那方镌刻“奋发进取”的科室印章,早已烙进我们生命的底片。

推开窗,盛夏的晨风拂过褪色的军装。我向着东方初阳立正——敬礼,致那支以笔为枪的青春纵队!敬礼,致所有把名字写进钢铁长城的中国军人!

## 修鞋匠治愈了我

◎赵海峰

玉兰一瓣

连续上班四十多天,决定明天放自己一天假。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,酣然入睡,早上醒来时,发现自己竟睡了十个小时,好久没有这么高质量的睡眠了。

吃完早餐,准备穿鞋外出买菜。忽然瞥见自己夏天最爱穿的一双鞋静静伫立在旁边。因为自己走路时右脚的小拇指发力不对,导致网面坏了一个小洞。虽然家里运动鞋有五双,但夏天还是最爱穿这一双,因为它网面特别透气,就一个小洞,扔了有点可惜。突然想起前几天路过芙蓉路与宁海路交叉的地方有一位修鞋匠,便拿起鞋出门碰碰运气。

昨夜的雨带走了尘世的喧嚣,只留下纯净与宁静。漫步在有点潮湿的街道上,满眼的绿色映入眼帘,苍翠欲滴,生机勃勃。

远远看见那个修鞋匠在一把撑开的大伞下,我快步走过去。

“这个鞋破了洞,能修吗?”我带着点质疑问道。“能,肯定能!”修鞋匠爽快的回答声瞬间打破了我的疑虑。我这才注意到这与众不同的修鞋匠——穿着一件白衬衫的中年妇女(我以往见过的修鞋匠都是男性),中等身材,不高不矮,不胖不瘦。头发后拢,扎着一个辫子,给人的感觉就是干练型的。

“怎么补啊?”我的疑虑还没有完全消除。“放心吧!我用线走一下,肯定能补好,不细看,别人看不出来的呢。我孩子的鞋也是这样补的,只不过他是左脚的那双,跟你的凑在一起是一对啊!”她略带调侃的肯定语气打消了我的疑虑。

她一手接过我递过去的鞋,一手指向旁边的凳子,亲切地说道:“坐下歇会儿吧,有时生活中要忙的事情太多,偶尔停下来放松一下,才能更好地活下去。”

没想到修鞋大姐随口的一句话说到我心里去了。每年的考试季对学生是一场大考,对组考人又何尝不是一次考验呢?既是组考者,也是应考者。考务和送考会上我曾这样说:“精心谋划、精密组织、精细落实是我们的方法,全力护航海安学子逐梦之路是我们的目标,如履薄冰、如临深渊、度日如年是我的心态。”在这样的压力之下,每晚只能睡五个小时,一醒则辗转反侧,难以入睡了。同事前段时间说发现我的白发比之前要多,也许是焦虑引起的吧。

“你怎么有空修鞋的啊?”我的潜台词还有另外一层含义。大姐仿佛读懂了我的心思,一边修着鞋,一边跟我闲聊着说:“我呀,还有一份工作在物业公司上班,只要没有夜班,就会到这里摆摊修鞋。”

“那岂不是很辛苦?”“哈哈!”大姐快乐地笑起来了,“我一点不觉得辛苦。摆摊修鞋能遇到不同的人,跟他们聊天也很快乐,顺便还能赚点生活费!”

我的烦恼和焦虑被大姐的笑声瞬间吹得无影无踪,同时也被大姐乐观的生活态度所感染。

大姐把鞋从修鞋的工具上拿下来,用手伸进鞋里摸了摸,接着用剪刀把细小的线头剪掉了,然后检查了一遍。“你穿上试试,应该不戳脚。”大姐自信地说。果然如大姐所说,不仔细看,很难发现那个被补过洞的痕迹,而且穿着舒适。

“你不光鞋修得好,人也是一个开朗的人!”我对大姐赞许道。“生活嘛,开心是一天,不开心也是一天,何不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呢!”

我看见旁边的小三轮车上有个二维码,我一边掏出手机准备扫码付款,一边问道:“多少钱?”“3元。”我又一震,再次抬头看了看眼前这位大姐。在来的路上,我还预估现在修鞋起码5元,假如遇到宰客的修鞋匠起码还会要10元甚至更多。

我多付了一点,不仅是因为鞋修得好,更因为大姐乐观、开朗的性格感染了我,治愈了我的焦虑。